

迷雾中的渡船

朱伟杰 马昇嘉

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



(苏)新登字第004号

迷 雾 中 的 渡 船

朱伟杰 马昇嘉

出版发行：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

经 销：江苏省新华书店

印 刷：江苏华星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8.625 插页 7 字数 134 千字

1993 年 4 月第 1 版 199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7,880 册

ISBN 7—5346—1018—4

I·201

定价：3.90 元

责任编辑：刘健屏

凡是印装问题，均向承印厂调换。

内容提要

本书所收集的30篇小说，以江南小镇为背景，真实反映了水乡孩子校园内外丰富多彩的生活。

作者怀着可贵的真诚和满腔的爱意，塑造了一群各具个性的水乡孩子的形象。这些作品既深情地呼唤着孩子们的尊严和权利，抚慰着他们的苦恼和孤独，体现了作者对生活的深沉思考和独特见解；又尽情地展示了孩童世界的天真烂漫、童真童趣的欢愉美好，饱含着作者对未来的向往和憧憬。同时，这些作品还向读者展开了一幅江南小镇的风俗画，不论迷人的景致还是纯朴的风土人情，无不洋溢着鲜明的水乡特色和浓郁的生活气息。

这些作品文笔细腻生动，结构新颖独特，有着一定的艺术感染力。



朱伟杰

马昇嘉

作者简介

朱伟杰，44岁，就职于昆山市教育局（图左）；马昇嘉，42岁，就职于中共昆山市委宣传部。俩人都曾在广阔天地滚过一身泥巴，又同在水乡古镇执过教鞭。相似的生活经历，相同的兴趣爱好，使他们成了莫逆之交。10多年来，他们在儿童文学园地愉快地合作，创作、发表了中短篇小说数十篇，并为孩子们编写了几十万字的课外读物。他们都系江苏省作家协会会员。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序

刘健屏

夜很深了。城市的喧嚣已隐退到了黑色的夜幕里，四周一片静寂。我的书桌上放着刚编定的伟杰和升嘉合著的短篇小说集，心情难以平静。这些小说，仿佛把我带回到了我那故乡的小镇，重又踏上那长长的石板街，似乎又清晰地听到了小巷的木屐声和市河里欸乃的橹桨声……我不想讳言，在编辑这部小说集的过程中，我倾注了对朋友的一片真情，同时也无法按捺对故乡那份怀恋的亲情。

伟杰和升嘉是我多年的挚友。他们长我几岁，我们差不多都是在70年代后期开始儿童文学创作的。当年，我们都刚从插队的农村返城，共同的志趣和爱好使我们常常聚集在一起，抽着劣质烟，喝着茶末水，一起叙谈人生，探讨文学，我们是怀着虔诚得近乎痴迷的心情在编织着共同的作家梦、文学梦。10多年过去了，梦想已成了现实，文学的殿堂已不再那么耀人眼目了，尤其滚滚而来的商品经济大潮几乎把文学

挤到了一个很不显眼的角落，许多作家都坐不安稳了，或改弦更张，或下海经商，可伟杰和升嘉却依然如故，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仍孜孜以求、笔耕不辍，他们对文学的虔诚和痴情一点不减当年！我并不贬损有些作家的改弦更张，每个人都有不断寻找自己最佳生存方式、舒展自己多方面才能的权利，但至少我不能不钦佩他们的那份沉着，那份执著。

他们的沉着和执著还深刻地体现在这10多年来，他们的笔触始终没有离开过孩子。他们不求一时的轰动效应，不求片刻的显赫影响，他们埋着头，在儿童文学这块园地里辛勤地劳作、默默地耕耘，其倾心其专注，委实令人起敬。收在这部集子里的30篇小说，正是他们近年来共同创作的心血的结晶。他们都当过教师，对孩子有着一一种特殊的感情，他们在作品里满怀真诚地呼唤着孩子的尊严和权利，充满爱心地抚慰着孩子的苦恼和孤独，他们游弋在孩子的世界里，徜徉在孩子的心灵中，歌唱着善良和正直，歌唱着纯朴和宽厚……他们把对祖国未来的期盼、希冀和祝愿倾注在自己的笔端，殷殷之情、拳拳之心，让人不能不感动。辛勤的笔耕并没有给他们在社会上带来多大的声誉，微薄的稿酬也没有给他们在物质上带来多大的财富，但他们获得了情绪上的极大愉悦和精神上无与伦比的满足，他们心旷神怡，乐此不疲！是的，为孩子写作是神圣的。我们的民族能否在世界民族之林高高耸立，完全取决于下一代的整体素质，他们正是怀着负责当世、有益来人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带着对祖国未来浪漫的极其美好的向往和憧憬，从事为少年儿童提供精神食粮、为

跨世纪的希望工程添砖加瓦的工作的。

收在这本集子里的小说有的我早在刊物上读到过，而更多的在他们刚写出初稿时我就成了“第一读者”，有的甚至还在酝酿阶段我就听到了“构思”。我了解他们在艺术上的刻意求新和艰苦探索，也了解他们在创作中所经历的种种苦恼和困惑，这本集子正是他们一步一个脚印地在艺术上不断追求的真实记录。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他们的合作精神极为可嘉。在结构作品时他们可以争得脸红脖子粗，相互也会“臭”上几句，但在分头执笔时又往往心悦诚服地取他之长补己之短，两个人的智慧合在一起使他们屡获成功。这种10多年如一日的长期合作，且合作得如此精诚如此和谐如此愉快，在文坛上也是不多见的。

在这篇短文中，我不想用我的对作品的具体分析评论来左右读者的感觉，更不愿意因我个人对作品的理解而缩小读者想象的空间和回味的余地。翻开这些小说，读者自己会感受到扑面而来的浓郁的江南水乡的气息，自己会一个一个去认识从铅字里蹦跳出来的个性鲜明的水乡少年的形象，自己会领略到这些作品中语言文字的魅力和阅读的美感，自然也会获得自己对生活独特的理解和体味……

伟杰和升嘉再三嘱我为这本集子作序，而我最头疼的莫过于写这类文字。一番闲扯，聊且为序。

1993年元旦于南京

目
录



序	刘健屏	1
门铃悠悠		1
小巷，木屐声声		18
解题专业户		26
他，闯了禁区……		34
彩色的指针		42
青阳湖上的白云		50
驳船上的孩子		62
捎信		71
售货亭前的“麻雀战”		79
迷雾中的渡船		93
90°的爸爸		99
石头		108
卖红菱		117

小水杉上的白箍儿	123
鸡·孩子·飞天大侠	130
躲生日	137
小草	144
毛竹筒里的袜统管	152
猫鱼·猫咪·我和老人	158
春游序曲	166
位置	176
九龙席	186
枇杷熟了的时候	196
DF行动	204
世界冠军来到的时刻	215
部长爷爷回乡来	224
黑痣	231
爸爸，你醒一醒	240
小镇上来了大作家	250
流星，在小镇上划过	257

门 铃 悠 悠

丹丹打开601单元门，外面还有一道结结实实的铁栅门——据大人们说，这叫“防盗门”，铁栅门“咔嗒”一锁，不要说小偷望而却步，就是连神仙也难下手打开。

安全是绝对的安全了，可眼下丹丹对它却怨恨极了。暑假放了整整15天，爸爸妈妈每天一上班就把防盗门锁上，并且带走了钥匙。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失去了行动自由的丹丹，只能像笼中的鸟儿一样打发着单调的时光。

这会，丹丹无聊得发慌，就打开了单元门，把手伸出铁栅栏，在红色的门铃按钮上摁了一下。

$\dot{1} \cdot 3 \quad 3 \quad \dot{1} \mid \underline{7 \dot{1} 7 6} \quad 5 \mid \overset{\frown}{6 \dot{6} \dot{1} \quad \dot{1} 5 6} \mid \underline{4 \quad 3} \quad 2 \mid \dots$

电子音乐门铃悠悠地响着。

屋里空落落的，铁栅门外的楼道里也是空落落的，乐曲声使整个大楼显得愈加空旷幽静起来。

丹丹“砰”地关上单元门，奔回自己的小卧室，在乐曲声还没终止的时候，又向门口奔去，嘴里一迭声地招呼着：

“是谁呀？——来了，来了！”

打开屋门，丹丹浑身现出一派主人风度，对门外想象中的客人发出了热情的邀请：

“喔，原来是大牛呀？请，请屋里坐……”

丹丹一人身兼两个角色，一会儿化演成客人“大牛”。“大牛”装模作样地走进饭厅，四下端详了一番：

“喔——好气派！”

“嗨，没什么……”丹丹又恢复了主人的身份，“快请坐，喝杯茶。不，还是来杯冰冻雪碧吧，怎么样？”不等“客人”回答，他打开冰箱，麻利地倒了一杯雪碧，端到桌上。

“大牛”端起杯子喝了一大口：“嗯，味道好极了——”

“味道好极了！哈……”丹丹放声大笑。

……

然而，想象毕竟只是想象。“客人”来过了，话也说过了，笑也笑过了，这无中生有的把戏连演了两次，丹丹也就腻味了。他把单元门掩上，不由得长长叹了一口气……

刚搬进这新公房时，丹丹曾经欢欣鼓舞过一阵子——

怎不呢？想当初，一家三口挤在13平方米的老屋里，吃喝拉撒睡全在里面。平时还好说，一到下雨天，屋顶到处漏雨，你得动员所有的脸盆脚盆钢精锅痰盂罐去接水，休想找到一块“安全地带”睡觉；还有大伏天，那也实在够呛，西晒太阳加东窗煤炉，烤得人光是喘气冒汗，没呆满一小时就要中暑。难怪12岁的丹丹长得又瘦又长像豆芽菜，大杂院里的邻居都说，那是给老屋焙出来的呢！

苦日子总算熬出了头。爸爸是工程师，单位里给分配了新公房一个大套间，三室一厅外带煤卫设备。丹丹一个人就“占领”了13平方米的小卧室，那惬意劲就别提了。

新大楼还在兴建的时候，丹丹妈曾带着丹丹来工地“侦察”过几次，母子俩一起编织着理想的花环。眼巴巴盼望了大半年，愿望终于实现了。搬家那天，丹丹兴高采烈地来回奔忙，往卡车上搬运零星家什。要不是他感觉到了邻居小伙伴大牛、阿虎他们的羡慕(应该说还有点忌妒)的目光，丹丹真想爬上院子里的老槐树，痛痛快快地大喝几声：“我住新楼房啦！”高兴之余，他也十分同情大牛、阿虎——他们真够可怜的，在大杂院里还不知要住到哪年哪月呢！

新楼房与大杂院完全是两个天地。这里的一切都是簇新的。螺旋形的楼梯由下而上直至六楼，充满了迷人的童话色彩，令人产生绵绵的幻想；银白色的方梗“防盗门”上，镶嵌着万年青图案，给人以充实和安详的感觉。尤其是家家门外都安上了电子门铃，只要你用手指一按，就会发出悦耳的乐曲声，叫人感到轻松、亲切。

由于爸爸的精心设计和妈妈的尽力操办，丹丹家的布置不同凡响。最出色的要算会客室，墨绿的地毯，乳黄的墙布，庄重的吊灯，豪华的沙发，还有18英寸彩电、双门电冰箱、四喇叭收录机、全透明装饰橱……构成了充满现代气息又不失古朴典雅的环境，使每个来宾都啧啧称赞。

当然，最使丹丹称心的是，他拥有了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小天地——13平方米的卧室！他有了一张爸爸“下放”给他

的写字台，从此不会再发生与爸爸妈妈争夺书桌的麻烦了。他可以安心地做作业，放心地看自己喜爱的课外书，甚至兴头来了还可以随心地在地板上翻几个筋斗。尽管爸爸妈妈时常突然莅临查察，指导他的业余生活，但因为门上有插销，丹丹有足够的时间把《大千世界》藏进抽屉肚里，或者把《围棋入门》塞到褥子底下，然后捧起《小学生作文指南》，从从容容地开门迎接。他全身心地感到了满足和幸福。

可是，搬进新居一个月以后，当新来乍到的喜悦和新鲜感渐渐消失以后，丹丹隐隐感到生活中似乎失落了什么，同时又感到有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悄悄包围了他，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失落感和窒息感就愈加强烈。

丹丹每天总是第一个回到家里。一打开屋门，50多平方米的套屋空荡荡、静悄悄、暗幽幽的，令他莫名其妙地感到害怕。每到星期六下午，他不上学，一个人尤其感到孤寂。做完了作业，看了一会课外书，丹丹想听听音乐或者看看电视，然而他办不到，因为会客室的门向他关闭着，只有爸爸妈妈才掌握着开启的钥匙。他只能隔着门玻璃观望那台四喇叭收录机，至于18英寸彩电，那更是连望一眼都不可能，它装在板箱里，“铁将军”牢牢地把着关，只有到了周六晚上，丹丹才被恩准观看1小时30分钟电视节目，但最多不准超过9点钟，他就必须和彩电“拜拜”，直到7天以后的晚上才重逢。当然，这一切都是爸爸妈妈为了他好——避免他学习分心和眼睛近视度继续加深。

按理说，放了暑假，每个学生都会产生一种“解放”感，都

能自由自在痛痛快快地玩一玩，乐一乐，把整整一个学期积累下来的紧张和疲劳消除殆尽，然而丹丹却做不到，爸爸妈妈一上班就把他反锁在屋里，直到天擦黑回到家，才同意丹丹去下面的院子里“放放风”，在大院的铁栅门上练几下“引体向上”。丹丹知道，这也是爸爸妈妈为了他好——把孩子紧紧关在屋里，一是可以防止他到社会上沾染不良风气，二是可以防止盗贼登堂入室，杀人越货。于是，丹丹便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小囚犯。他只能从窗口向外面多彩的自由的世界投下羡慕的一瞥……

丹丹抬头看了看墙上的挂钟，才9点1刻，孤寂的一天还刚刚开始不久呢！无奈，他又叹了一口气，拖着沉重的脚步，走回到自己的小卧室里。

他翻开《围棋入门》，想消磨难耐的时光。看着看着，书上的黑白子儿竟渐渐活动起来，化成了一张一张熟悉的脸庞——大牛、阿虎他们一个一个仿佛全出现在他的眼前。呵，他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怀念大杂院，怀念他的小伙伴们。回想起来，大杂院的生活竟是那样的丰富多彩，充满乐趣；院里的那棵老槐树，又是那样的亲切可爱，令人神往……

那时候，每一个假日，都是孩子们的盛大节日，而绿荫如盖的老槐树下，则成了孩子们游乐的天堂。他们像猴子似的比赛爬树，有时会在鸟窝里掏到斑驳的鸟蛋和稚嫩可爱的小鸟；他们还像士兵那样绕着树干交锋打仗，有时不小心摔坏了窗玻璃，会招来一顿臭骂（现在想来，这臭骂听了也是好舒服）；他们最高兴的时刻，莫过于在树荫下围着阿洪爷爷

听故事了——阿洪爷爷年青时当过艄工，走过三关六码头，肚子里装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真真假假，虚虚实实，说不完，掏不尽，有时讲到紧要关头，一声“且听下回分解”，直引得孩子们搔头摸腮，连肠子根也痒痒了起来……

丹丹拍地合上《围棋入门》，情不自禁地站了起来。他知道，现在大杂院一定像往常那样热闹，说不定，阿洪爷爷的《山海经》正在继续开讲呢！他决定要去大杂院……

还没迈开步，丹丹立刻泄了气——没有钥匙，连门也出不了，哪谈得上大杂院？要是有了钥匙，刚才还用演出那自说自话的把戏吗？他觉得自己心头像埋了一座火山，要想发泄一下。他猛地举起《围棋入门》，恨恨地拍打在桌子上……

正在这时，音乐门铃突然奏响了：

$\dot{1} \cdot \underline{3} \quad \underline{3} \quad \dot{1} \mid \underline{\underline{7176}} \quad 5 \mid \underline{\underline{661}} \quad \underline{\dot{1}56} \mid \underline{4 \quad 3} \quad 2 \mid \dots$

丹丹这一喜非同小可，就像迷航已久的海员突然发现了地平线似的。他三步并作两步，向门口跑去，嘴里连声打着招呼：“是谁呀？来了，来了。”心里想：莫不是大牛、阿虎他们看自己来了？

屋门打开，丹丹不由愣住了。

铁栅门外，站着一个陌生人。那是一个小男孩，年龄与丹丹相仿，只不过矮了一点，黑了一点，细脖子顶着个大脑袋，一头黑发乱蓬蓬的，像个喜鹊窝，一双眼睛倒挺大，正滴溜溜地打量着601室的小主人。

这不是一个要饭的小叫化子吗？丹丹不假思索，本能地要把门关上。

“小哥哥，给我几个钱吧。”小男孩仿佛早料到这一着似的，动作利索地把一只铁皮碗伸进铁栅栏，挡住了将要关上的房门。

丹丹犹豫了一下，门终于没有关上。他看到了男孩那两颗乌亮的眼珠里满含着哀怜和期望。

反正有防盗门管着，怕什么？丹丹放松了戒备，再一次端详着小男孩。从他那一身打着补丁的灰黑衣裤看来，一定不会是本地人。

“你从哪里来？”丹丹嘴里冷不丁冒出了一句常常在商店门口喇叭里听见的，叫不上名儿来的通俗歌曲的歌词。

“我从沙湖村来，家乡闹了水灾，跟着大人出来要饭。小哥哥，你能给我一点钱吗？要不，有吃的也成。”小男孩仰起脸，伸着碗。

丹丹的心头涌起一股同情。不，说确切些，丹丹甚至还有点感激小男孩，因为是他暂时解脱了自己的寂寞。

“你等着！”丹丹说罢，转身去自己的小卧室拿出一只墨绿色的邮筒储蓄罐，熟练地旋出密码，打开罐盖，拿出了一枚5分硬币。只听“嗒”的一声，硬币落进了铁皮碗里。

“谢谢，谢谢！”小男孩挺有礼貌，道过谢准备下楼。

“你——你能再呆一会儿吗？”丹丹似乎想起了什么，忍不住叫住小男孩。他的眼里流露出一丝不易觉察的哀求和希望。

小男孩停住了脚步，转过身来，不解地问道：“你有什么